遼史拾遺補

遼史拾遺補卷三

震澤楊復吉列歐輯

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改元乾統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〇宋史曰建中靖國元年遼人來獻遺留物〇洪邁夷堅志曰孫儔家藏寶劒絕異夜置庭下暗處則星象皆燦列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自北來爲予弟景裴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徹禁廷既入土猶熒熒然召太史訊其占對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

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鑛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入作司鑄爲十劒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甲三重曰我今赦汝囚喜而拜謝卽舉劒斫其腰并三甲皆斷其堅利若是賞以一與駙馬都尉孫君蓋得此云

復吉案此事不知係天祚何年姑附於此

三年春正月○女直函蕭海里首遣使來獻

宋元通鑑曰遼將蕭海里叛遁亡入女眞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女眞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

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
是女眞甲兵未嘗滿千幽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
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
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
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
自肆矣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崇寧二年冬十月遼生女眞節度使盈
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復吉案盈哥又名楊割盈哥之卒遼史在乾統元

年辛巳宋元通鑑在崇寧二年癸未首尾凡差二
年

五年○冬十一月

宋元通鑑曰崇寧四年十一月林攄使遼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大觀三年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六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天慶元年

宋元通鑑曰政和元年秋九月童貫既得志於西羌

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遼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東都事畧曰燕人馬植者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於朝浸加顯擢是時遼人與女眞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齒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眞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爲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接諸蕃禁商旅舟

船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眞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眞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宋元通鑑曰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

二年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釋迦定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記在重熙鐵塔記之旁天慶二年釋慧材撰文作駢體亦琅琅可誦敘重熙十五年鑄鐵塔事以重熙爲重和初疑其誤後讀老學庵筆記有云政和末議

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閒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契丹年名實曰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乃知改熙爲和實以避諱之故碑文刻於當時果無誤也然此事遼史亦未及之世謂稗官小說無益於史豈其然哉

三年〇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政和三年十二月遼女直節度使烏雅

東死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遣使阿息保往謂之曰

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四年春正月○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

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於寧江東敗績

宋元通鑑曰阿疎奔遼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疎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

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以銀朮可婁宿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徵移𡡉路迪古乃兵政和四年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

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契丹國志曰秋九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寧江州陷中輟不行○吳垌五總志曰遼人致守邊兵獨在北曰強軍蓋以禦女眞也

末主好田獵求海東青於女眞且抽强軍爲從衞後求愈急强兵日削遂爲女眞窺伺悲夫

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候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頴爲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頴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〇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於斡鄰濼東又爲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

宋元通鑑曰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爲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河店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斡鄰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本紀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

五年春正月〇都統耶律斡里朵等與女直兵戰於達魯古城敗績

宋元通鑑曰政和五年春正月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兵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

軍左軍卻婁宿銀术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没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幷其耕具皆失之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

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

宋元通鑑曰九月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濟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

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

於是遂克黃龍府

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十二月

○戊申親戰於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契丹國志曰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卽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眞遠遁不可深入竝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

營逃去天祚隨行衞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
蕃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
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依上推
賞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
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
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
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
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
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

稱隆基元年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則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大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留守官高淸臣集諸營蕃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竝斬首卽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大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

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大公鼎高清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眞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爲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

復吉案大公鼎定變後五日始去東京遼史一字不載脫漏殊甚拾遺止採取東國通鑑數言仍未

明晰故錄葉志全文於此

五月○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

宋元通鑑曰政和六年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

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

十一月

契丹國志曰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眞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旣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覩副之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濠懿州路都統延

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爲備是歲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允中使遼人則已有覘國之意矣北伐蓋自是而始俄其國亂有董龍兒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寨之裨將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興師時政和已六年矣

七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政和七年春司封員外郎陶悅知霸州李邈賀遼正旦見北盟會編繫年要錄蓋六年所遣也

九年

契丹國志曰四月朔日食　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十年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遼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丘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處萬幾之意○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宣和二年遣國子司業權邦彥使遼其冬以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周武仲賀遼正旦見楊龜山集　案徽宗朝使遼者有工部侍郎王漢之右司員外郎張叔夜右司員外郎陳過庭據會稽志過庭使遼在政和中衞尉少卿假給事中韓肖胄賀生辰太尉少卿盧法原監察御史

假太常少卿李彌大皆見宋史本傳又施元之注蘇詩云范坦徽宗時再使遼時邊議萌芽故非時遣使以覘釁坦言不宜始禍力辭行帝怒責團練副使又棨書錄解題有李罕使遼見聞錄二卷罕官膳部郎中其奉使年代未詳

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保大○二年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宋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衙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

齋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致書略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本董龐兒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城以獻擴以二旗付之　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興師旣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馬擴曰女眞兵已至山後本朝

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
置宜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
大暑熱甚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東都事
略曰童貫募馬擴齎軍書入燕遼將大石林牙者謂
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
以軍相見毋令諸軍徒苦也○宋元通鑑曰宣和四
年五月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
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
焉毋乃不可乎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
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遣耶律

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課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輒以不大敗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弃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它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請許之和貫不納〇東都事略曰貫聚兵於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滹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

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淳以書責貫毀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爲吾擊退今欲如何○遼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古城南而還貫以遼人尚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於詵奏黜之遣劉鞈卽驛與王介儒議再修好徽宗聞之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瓦橋關還○鐵圍山叢談曰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與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貫

行而可旗折伯氏繼之兵引去纔次夕所謂宣撫使招旗二爲執旗者■而逃去皆不獲又二帥旣在雄州地大震已天關地軸出見於廳事上龜大如錢蛇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奩而置城北樓眞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亡矣識者咸知其不祥○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旣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

敢與鬪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遂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

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命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塡滿山谷知眞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於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衞將軍致仕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它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嬾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淸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觀此詩則知是

舉非惟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清波別志曰待制敷文閣陳公公輔國佐靖康建炎兩爲諫官嘗記高揀之言曰揀嘗事蔡京靖康間副浙東總管一日來謁言童貫事甚詳初奄貫欲謀取燕山度大臣無可議惟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爲時京方閒居錢唐上皇怒貫未有所處會鄭允中使大遼貫副之因奏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人知臣出入禁闥親近天子必求珍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主果大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記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間

具載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主盛道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日允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允中奏臣不曾與宴實不知上皇曰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主稱蔡京不容口允中唯唯而已不數日詔京復相既視事貫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已空匱邊境無備不敢許先是貫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以副使印給憑令邊臣不得阻障良嗣既至貫引居清職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洎金人使來詔貫延使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卻左右人從惟令揀守門揀但遠聞金國使者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而使者去

京猶豫未決貫恨京毀於上前京皇恐遣揀往見曰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司空上前不相主張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請見諭不必致疑貫起立謂揀曰童貫小內臣蒙太師提挈今官職至此豈敢相忘頃覆知太師不可信人言語遂成嫌間也揀退貫復呼之曰更煩賢問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此誰之力童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揀歸具道貫語京雖知貫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俱朝京不入上皇忽曰有事欲相商北方果如何鄭允中對以時未可爲又顧余深深對臣與蔡京所見一

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問白時中遂巡未
對而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
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敷奏數十言
歷歷可聽上皇笑曰衆人皆謂不可卿獨可之難以
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
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紙遣貫諭京等議
此事若可卽書名京等皆錯愕令貫具奏容子細面
陳難便書名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聞燕人思歸之
情切矣今若舉事指揮可定某亦願書名其餘皆默
然黼拜相仍賜玉帶於是罷羣臣獨與貫黼安中等

議決意行之且當日之事貫實造謀非灡與安中亦無緣便爲蓋貫倡之灡成之安中贊助之所以致中國之禍也天報甚明故貫灡首被誅戮然安中尚全腰領議者怪焉余觀安中居燕山餘二年父事郭藥師脫身得歸備知反狀已形曾無一語猶推譽藥師功勞燕民安靖諛說上皇希求再用罪惡之大無與爲比其所以未誅蓋亦有待焉爾嗚呼京與允中等六七大臣皆深知不可苟能并力死爭事猶可救區區固惜榮寵坐視成敗豈不負國家哉以上皆陳語煇家所得靖康建炎紀事之書差多獨未得此說

一時傳聞未免疑信貫輔鄭允中出使私室特禮允中不預燕昵之際貫得毋以我機事告之雖貫素蓄異志而無忌憚豈有顯然歸奏朝廷不以爲疑且行其言者乎陳書於末云揀之言自謂不妄予攷其始終大槩似或可信云揀爲是說意似右京然政和間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良嗣乃上北夷錄平夷書其誰主之黼晚乃推行京意朋姦誤國如此時有謠語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可見人心也

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

宋元通鑑曰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六月○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

契丹國志曰蕭幹等先集遼騎三千陣於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爲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柩前

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

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
礫之
契丹國志曰李處溫以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
貫使良嗣以書約爲内應葉諜者投之幷通書馬柔
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鹵酋以踐往者歸朝
之言處溫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答后僭位時獨處
溫後至稱賀有弟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爲僧蕭后送
海島龍興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
宋朝后引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
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

親賢垂名於後世豈不勝大寧王迯軋楚國王涅里耶皆遼親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幷數他罪數十條

處溫無以對

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

脫脫金史交聘表曰六月夏遣李良輔率兵三萬救遼幹魯婁室敗之於野谷

八月戊戌親遇金軍戰於石輦驛敗績

宋元通鑑曰八月金斜也使斡离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illegible][illegible]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天德濼乃自

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斡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遂戰亟兵援遼兵圍之數匝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耶律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离不等遂以騎兵馳逼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离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离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

九月

東都事略曰常勝軍首領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爲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

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節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弃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

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

十一月

閒春遼詩話曰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趙良嗣許割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副使馬擴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

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擴見艮
嗣妾生邊釁預知金人必將敗盟故和詩隱寓諷之
之意○獨醒雜志曰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
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遣其子擴爲使宣和末金
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詣金後得脫歸○宋
元通鑑曰十二月壬辰金主遣騎兵送趙艮嗣還月
獻遼俘
乙丑○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
契丹國志曰蕭后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欲歸天祚
有宣宗駙馬蕭敦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有何

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

三年○夏四月○戊戌金兵圍輜重於青冢硬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

宋元通鑑曰宣和五年夏四月斡魯使斡离不銀术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斡离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俱被執熱失輜重萬餘乘○金

史完顏元宜傳曰元宜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
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
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
冬十月○梁王雅里歿耶律朮烈繼之十一月突烈爲
衆所殺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
朮烈爲帝朮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
烈爲亂兵所殺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
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

東都事略曰阿骨打遣寧述割度刺撒盧母齎誓草來差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兀室曰計議已定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來南須先以見還可議交燕月日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溫訊等與之乃得其誓書以檀順涿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女職官人民皆席卷而東朝廷捐金帛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周密浩然齋雅談曰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盟猶在灰釘事已新後村以爲語妙而意婉蓋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也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土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

契丹國志曰天祚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於奄葛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眞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皆潰天祚奔竄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達靼諸軍五萬并攜

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從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奔山金司

○湛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金兵逼京師天祚西狩遺傳國璽於雲中之桑乾河竟不獲

八月

宋元通鑑曰宣和六年八月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八延禧大喜遂以童貫代譚稹名爲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

洪皓松漠紀聞曰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瑣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宋元通鑑曰宣和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

夏○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旣而西走雲中至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叛臣余覩爲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地方徑赴雲中路以追之後於山金司獲天祚於是嬀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爲金人之有○契丹國志曰初女眞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朱弁曲洧舊聞

曰宣和間大金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旣罷召張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江萬里宣政雜錄曰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遜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阬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

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遼讖然兆禍可怪○錢士升南宋書曰契丹之亡其將小鞠䩐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楊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䩐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語宗閔子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越旬城不守震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歿闔門俱喪○郡齋讀書志曰北遼遺事二卷不題撰人蓋遼人也記女真滅遼事序云遼國自阿保機

創業於其初德光恢廓於其後吞幷諸蕃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迨至天祚失御女眞稱兵十三年間舉國土崩古人謂得之難失之易非虛言也○元好問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曰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不復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

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

復吉案此文遺山集不載今從蘇天爵元文類錄出

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

劉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牙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群亂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糧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強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

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
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李志常長春眞人西
游記曰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
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阯若新街衢巷陌可辨
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攷或云契丹所建旣而
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
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
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
曰湛然居士國初時扈從西征有西游錄述其事曰
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

虎思窩魯朶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訛打剌西
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湛
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
府○劉郁西使記曰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
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
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遥三月八日過尋思
干城大而民繁○劉壎隱居通義曰沙子在契丹後
彌數千里往者女眞旣滅契丹其臣大石林牙攜其
子三晝夜踰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不能近○王圻
續文獻通攷曰敵烈遼太宗與穆宗之世歲來貢後

遼主爲金所逼歸於其部耶律大石乃有其地○金史粘割韓奴傳曰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於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幷降其衆宗望襲遼主於青冢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竝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旣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

有戰馬萬匹畜産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顔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旣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羣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

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覘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朶復古案西域聞見錄伊犁之北有青可斯察漢疑即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帀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

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
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
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
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
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秃里余睹通事
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
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
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
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
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

邪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
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
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
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
復吉案金皇統四年當西遼仁宗夷列紹興三年
所稱大石者乃夷列也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
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
元文類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曰仳理伽年十六襲
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

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佌理伽曰計將安出佌理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於樓升樓斬之○長春眞人西游記曰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

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盡滅算端亦亡〇無名氏元朝秘史曰鼠兒年太祖起兵征乃蠻牛兒年屈出魯脫脫阿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都兒麻太祖追及之殺脫脫阿屈出魯奔合剌乞塔部又命者別追屈出魯至撒里㟝而止〇宋濂王褘元史曷思麥里傳曰曷思麥里初為西遼闊兒罕近侍後為谷則斡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曷思麥里率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大將哲伯（即者別）以聞帝命曷思麥里從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麥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兒押兒牽

斡端諸城皆望風降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尋思干本回回故地亦作邪米思干長春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是也太祖紀十五年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似乎重出攷西游記言乃滿（即乃蠻）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然則十五年所克者乃蠻主屈出律篡西遼而據其地者也既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年再攻之算端即算灘回回部長之號亦作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

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迭思即邪米思干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蓋屈出律雖篡奪猶襲遼衣冠不改國號故有西遼之稱其云古續兒國始以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相近而訛夷朵即遼史之斡耳朵乎屈出律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落衆多非旦夕可以成功

復吉案此三則與遼史無涉因拾遺有屈出律出奔元史不詳所終語故錄補於此云

西遼紀年攷 附

十駕齋養新錄曰西遼世次紀年唯見於遼史天祚紀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爲正紀曰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二十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

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爲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以大石在位二十年合之二后三主年數恰八十八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幷康國十年乃合在位二十年之數惟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即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點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遼史紀西遼之亡云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

吳　振綺堂校刊

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
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直魯古死遼絕
初不言其年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
宋嘉泰元年不知何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亡當先
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迹
略見於元史初不與西遼爲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
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
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
兒的石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屈出律奔契丹
契丹即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其時西遼尚無恙

則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年己巳
畏吾兒國來歸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
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
官則己巳歲西遼尚存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二矣
西遼與蒙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然遼
史所述三主兩后在位年數分明自甲辰至於國亡
計八十八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爲元
太祖之六年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
屈出律之父尚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謂西遼亡於
辛酉不可信三矣長春眞人西游記記西遼事頗詳

云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之後即直魯古也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即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即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游覲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其後則謂亡於辛酉不可信四矣

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

汗卽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汗子孫蓋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里傳初爲西遼闊兒汗近侍曰闊曰菊與葛音皆相近曷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從大將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卽屈出律蓋爲直魯古報讎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十有三年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爲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者非也知菊兒汗卽直魯古則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元太祖之世謂亡於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年所以誤者由於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

年而遼史本有自相矛盾之處既云以甲辰歲卽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祗有十二年與在位二十年之文不合旣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移前數年矣今按西游記云大石領衆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矣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且大石之西奔在保大三年癸卯七月大石旣自立爲王必不承保大之號次年甲辰二月改元延

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卽改元之日旣而兵行萬里乃至尋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爲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蓋已久矣改元在前稱帝在後遼史以改元稱帝爲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乙巳亦出臆撰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七十七年與遼史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之語不相剌謬乎愚謂大石官爲林牙頗通今古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遽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

時猶未至西域若稱帝則當於延慶三年蓋用漢昭烈晉元帝故事俟天祚凶問至而後百官勸進耳若建都改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一年西游記所謂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者也如是則大石卽位二十年本無可疑大石之年定而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而不在辛酉亦决然可信遼史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諸家云云則臆决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湛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遼史拾遺補卷三終